老有所依

百淚魯姆養心老人院
Sang Rang Senior Citizen's Home

非常人物
“闖進”妖怪世界
何敏喪書寫搜妖探奇錄

有情有味
食客的任性文化

優遊自在
環遊九州
瘋玩大氣景點

▶小小的4袋之地，成為被遺棄的人最初的容身之所。
▶如老人打扫生病，會在此悉心照顾老人的情绪改变程度。

這個家很暖心
——接納所有被遺棄的人

只要一提起老人院，相信很多人理所当然地会认为那是孤苦无依或被子女乃至于社会遗弃的“下流老人”最后的归宿。

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老人院确实如此，且往往会要求60岁以上、无子无女，要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才获准入院。

然而，彭亨直凉的“鲁狼善心老人院”却彻底推去年龄和行动能力等条件划出的界线，向有需要的人敞开大门，接纳所有被世界遗弃的人，为他们遮风挡雨。

“恰楼茶心老人院”于2000年建立，当时仅有一排连座收容孤苦伙老人，但是由于创办人黄振民（三妈）叶玉梅一次又一次的“不忍心”，竟然将原来的老人院逐步扩展为容纳数以百计的慈善王国。

“加今，这一不可收的土地上，不仅有老人的住所，洗肾中心，还有精神病患者护中心，残疾人士护中心，以及大宗宗教的殿堂不和神祈宗。从一排连接，到一座座平地起的高楼，仿佛重感受到叶玉梅的“笑颜之心”。

——酒红衣、紫发、笑起来眼睛弯弯，慈眉善目亲和力十足。依然健康出年轻时是个美人，是了，这是否起来像是能倒你如此海倒百同的老人院的模样，实在难以稽始和“陈述的不良分交”。“善良乐观的直厚女孩儿”被上等分。

因为穷怕，视障找为唯一目标

叶玉梅出生在有着统一个世界的家庭，从小就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中长大，6岁开始打工，收番试过一日打帮工赚取生计。

“收新衣，没想到，没氣讲，我的以及是一朵金的云，我十多岁对着云发誓，我长大一定要赚多钱，那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比钱更可爱的。”

她自言，因为穷怕了，所以每假工作抽都会拼命去赚，赚钱成为当时的唯一目标。

“我也曾经动过，叛逆想的时候不时那郁结自那动我到家怎么就养出这么乐的女儿。”

16岁那年，为了离开家里，带了几件衣服就然和当时的男友准备入赚骗走“私奔”到家乡文礁鲁，从而找到了人生的转捩点。

“我无大当时就说，如果他是个坏人，我就完蛋了。”叶玉梅笑道。

也许上半年子吃的苦，是为了给她后半辈子的好日子做铺垫。一开始叶玉梅不被数方邀请的社家所接纳，后来发者一段婚姻和群辉，用3500令吉和大夫来到直凉分别经营电器行及眼镜店，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

“那时候觉得赚钱好容易，赚到钱后又买了好多地。接着坐飞机到处去玩，环游世界。”

走上“善道”的转捩点

当世界都走遍了，住大宗子开大车，曾梦寐以求的是那影实现了，她渐渐地失去人生目标，顿时茫然起来，那无数到西兰元圈圈，犹为了体验死了的滋味，那一年她才40岁。

那风雨一病直倒死里逃生，醒来时，她决定要走上“善道”。

“可是走善道比我做生意更苦，别人认为我只会做生意，不会做好事，善的原因是两个：你想不就买，不想买就走开；但善道不行，我是要别人群跪，只能忍人所不能忍。这16年，我忍过来了。”

于是，在不断会直面人寿存的情况下，好强的叶玉梅都靠一口气，把当年自3.8万令吉的电脑行关闭，全身心投入运营老人院至今。

叶玉梅笑说，当物质匮乏的人民是因为自己不识字，那老人院有选择性设限有孩子们。

不求回报先收再說

“善道”那么多，为何要选择建老人院这一条路呢？叶玉梅的回答非常地直白，因为孤寂。

“我不回字，我连教我孩子成才都做不容，如果是孤儿院的话，要供书教学，我没有自信做好。老人院的话，我可以换尿布，喂饭等等，直到他们百年才走。”

即使每日有人动道，经营老人院没有回报，还不如开孤儿院，养育成才的小孩，将来会有所回馈，叶玉梅依旧抱怨想地这个做法。

“我不要求任何回报，就算我现在有收容无意的计划，也是针对产业发展收的瓦窑，属于我的老人会获得任务，可以照顾小孩。”

也由于不识字，她创办的老人院亦别树一帜，相比其他老人院会做亲前调查，审核入院资格，该院相信土是无门槛，无论是青子女双全，有无残疾，健查行理，她一概不论，先收了再说，且分文不收。

老人们会有3个月“试用期”，倘若3个月内的无法适应和融入院内的环境，又或者难以照顾，老人都被送送回。

该院门槛低，不收费，测测的，收得的不良老人，一家几口同住入院的情况在这里并不罕见。

比如一个老人和其残疾的子女；瘫痪残疾的父母以及患有精神病的孩子；残疾的哥哥和精神病的弟弟等等，各种组合排列都有。

如果说“地处偏生”，该院可能就成了这些老师地处的家庭最后一条生路。

爲各宗教教徒建設靈修場所

当我们走入“恰楼茶心老人院”时，乎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个宗教亭，虽然说的神齐安不远处便乐所教徒聚拜所，临近那宗教的地方有一间佛陀杯祈祷室；倘东用作学说的大宗宗亭着佛像，原子一拉，就能变成基督教形式的教礼，就被手提沿是什么宗教信徒。

其多元宗教和种族的文化融合程度，是绝大多数老人院都望尘莫及的，由此也能看出叶玉梅对于老人们的精神需求无为关注，而这种关注已经超越了宗教和种族的界线。

“我是佛教徒，当时老人院内有佛堂，会在此悟灵，基督教徒，当时老人院内有佛堂，会一天我会唱诗，发现老人们以前随我一起念，当中还有其他种族，当下有些心酸，于是就决定在院里为各种族各宗教信徒的需求建设祈祷室和宗教亭。

此外，乎我民总基督徒，叶玉梅就安排车辆每周日接教徒们去教堂的教会做礼拜。

曾经有人劝她不要赚福宗教相关的事情，以免遭到麻烦子的反对，但是她将这些劝言抛诸在外，为了老人们的福祉，毅然决然地做了。

“他们来到也是得很欢喜，认为我一个华人，会要感到其他种族，甚至有宗教为就感动流泪，我觉得我为什么，再简单也能看待信徒的崇拜。”

如今，她将四地建一座集结巴哈教、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犹太教、神道教、瑜伽教和道教等九大宗教的大楼，为各宗教的信徒提供修静的地方。

“这是伊李庄法师在新加坡脱出的创区，我把它落实，然后将作更改，变成同其心一。”

这是继于叶玉梅曾看到许多前提文工来源的表属教心理考虑，因此她希望能有个让他们静心修空间，从而摆脱心魔，再次燃起对生命的希望。

“我曾看过表所，英国都市类似的地方，民众要给300美元进去诚压，我这里免费，还提供三餐。”

讓老人打工發揮餘熱

正好有宗教亭的县区提供是特别建设的那一排连座，相似自由度是，被底层板的“老屋”的要求通合，这排连房原本每间房可住8人，2018年原减为6人以原床卫生间提，在这里的都属于生活能修自理，四肢缺全，神志清晰的老人们。

有许多老人院会被定位是只生出的时间，也影响第一是外出日，倘晚的前要回院，有者为了安全起见，甚至安全禁止老人自己外出，那同意搭，以至于老人们每日只能看电视打发时间，日子过得无聊无趣。

但是在鲁狼善心老人院不会管束能自理的院民，他们自不可以自由外出，偶尔不想吃院里准备的干餐还可以走到附近的茶室外食，又或者买咖啡，基本邪程自由。

如若不想无所事事，还可自愿在院里“打工”，帮忙洗菜、收餐盘、打扫等等，叶玉梅会发付薪水。

尽管薪水数额不多，但能通过劳动和付出，让老人们找回存在的价值，认为自己“还有用”。

“除了在老人院里，我原来经营的电器行已经转为三层楼的旅馆，在那台办理人住和退房手续的员工也是本我的院民，每个月会有500令吉的薪水，是根据手的岗位。”

每当有院员来探，叶玉梅会为他们点亮一盏蓝花灯以祝愿他们。世界上那么多人挂念的关心花，在他们不再，至少还有一个地方记得他们。

坐在行走动，守在那扶院民那被变得任重一颗遗珠。

旅客不力殷内老人保身的患摩物品，因为叶玉梅的手心呵护，鲁狼善心老人院的公益开放，成为直凉这座一一城市避难中心，并根据意愿把善性发表表现表。

彭亨百樂縣唯一一家洗腎中心

彭亨直凉的洗肾中心共医院，耗时耗力又耗钱，加上支工人手不足，促使叶玉梅心生萌退意。

可是，当这间中心在2007年落成后，她才发现并非像经营老人院那么简单。

“要知道，那会理注手术，我就卡在那儿了，2007年，我真的苦了，真的被在那里晃着扇上下没说我好了，不敢了，论把我的命都收回去了。”

加上她与同行的理念不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度将她所列出的风口浪尖上，令她备受质疑和响骂。

“那段时间，我连吃/吃都不敢，一出去就被人指着骂。”

走到这一排连接的尽头，会看到一家洗肾中心，这参加全百乐县唯一一家洗肾中心，而也是这家洗肾中心，让直凉陆上无任不利的叶玉梅差点折戟，受尽委屈，几近要放弃。

当时老人院收容和收治方面的老人，每周需洗肾3次，每次长达4小时，还必须第年40公里，往返直凉的医院。

“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卡在那儿了，2007年，我真的苦了，真的被在那里晃着扇上下没说我好了，不敢了，论把我的命都收回去了。”

加上她与同行的理念不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度将她所列出的风口浪尖上，令她备受质疑和响骂。

“那段时间，我连吃/吃都不敢，一出去就被人指着骂。”

洗肾中心从早上7时运营直到晚上7时，平均要每天跑至少12小时，仍供不应求，还有十多人等待空位洗肾。

负责导流外国人清楚老人院的全职文工，在这里看在了相形也色叶人性和奉献同的故事。

精神病患看護中心
收容逾百精神病患

在有一段迎得，可以自由地走动的精神病患的是病情轻微、稳定，且没有暴力倾向，年轻方便的还能在院里帮忙搬运做物，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照顾帮、送药、送餐等等。

穿过这前面走上无没线放存了，不编了，论把我的命都收回去了。

加上她与同行的理念不合，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度将她所列出的风口浪尖上，令她备受质疑和响骂。

“那段时间，我连吃/吃都不敢，一出去就被人指着骂。”

生養死葬
——給他們最安心的歸宿